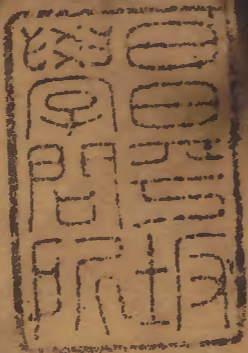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



漢書門			
九	四	三	七
七	一	五	七
二	八	架	類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七
七	一	五	七
二	八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7	
冊數	28 ( 2 )		
函號	299	36	

二之四



性理會通卷二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願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或莫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舍以紀綱。

淺草之庫

性理會通卷二  
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用意高遠而已。集釋按潘誌先生所著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未子曰：易說世無傳本，依經以解義者，此則通論其大意，故曰易通。特不知去易字而曰通書，始於何時爾。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

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序。

誠上第一

此篇論天以實理賦予於人而為性命之本源也。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

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勉齋黃氏曰：誠卽是實，如一箇物看頭透尾裏面充足，無一毫空缺處。○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

水之有源卽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卽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却不是說人性上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問朱先生謂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卽圖之陽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即圖之陰靜如何勉齋黃氏曰陰陽有以對待而  
言者一上一下一東一西此以對待言也有以流  
行言者一晝一夜一春一夏此以流行言也太極  
圖之言陰陽其以流行而言者與故曰誠之源又  
曰圖之陽動曰誠之立又曰圖之陰靜誠理也陰  
陽氣也理與氣未嘗相離故言誠而又言陰陽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  
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  
繳上二句却與繼之者善不同○如說純粹至善  
却是統言道理通繳上文○問純粹至善者也至  
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  
粹而至善云耳至善  
字與大學同理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  
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  
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即理之方行而未有所  
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  
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  
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  
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  
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一陰一陽之謂道太  
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  
正性命之意屬陰此書第一章可見○問此篇舉  
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三  
句曰繼成二字皆接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  
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  
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問繼之者善屬陽成之

者性屬陰曰方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屬陽才  
 麗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轉動不得便是屬  
 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  
 成而不返○道具於陰而行於陽繼言其發也善  
 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  
 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其是道也陰之事也○問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以  
 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  
 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自古至今恁地袞將去只是這個陰陽是孰使之  
 然也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  
 為物渾是一個道理故未生人物以前此理本善  
 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  
 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問繼之者善成之  
 者性註中何以分繼善成性為四截曰繼成屬氣  
 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屬理○曰理受於  
 太極氣受於陰陽五行○問繼善成性解云陽之  
 屬陰之屬如何勉齋黃氏曰此言陰之分陽之分  
 未說陰陽又問繼之者善是未有成立時於圖上  
 見得否曰這裏本無時節只是要畫與人看便須

如此其實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裏有個時節如  
 一日之間晝是陽夜是陰如子時前四刻是繼善  
 後四刻是成性如陽前陰後少間又陰在前陽在  
 後這個變化無窮所以伊川云天地之間只有箇  
 感與應更有甚事且如自家亦恁地而今見箇事  
 自家起念去做時這是繼之者善少間做後十分  
 結裏得他了這是成之者性人便即是天天體物  
 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在體物是為物之骨子  
 一箇物裡都有一個天人之於事無一個事裡無  
 一箇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萬事都一  
 般○問繼善成性朱先生以善者理之方行為陽  
 之屬成則物之已成為陰之屬不知所謂曰但以  
 四序觀之則可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春夏之謂  
 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秋冬之謂也春夏理之方  
 生故為陽之屬秋冬物之已成故為陰之屬○北  
 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  
 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止是統說個太極之本体繼  
 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  
 無別物只是個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

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為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個性而已。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易二言周此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詳見太極圖解。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集考此即上文所謂萬物資始各正性命之意也。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注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繼之者善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言而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出五行無非陰陽○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既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能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

段理便在氣中兩個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  
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於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  
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長利者物之實貞者物  
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  
話改不得謂有是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  
說便可見得物裡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  
就自家身上看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  
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  
子所以只得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一個  
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  
利貞便是如此不是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元  
亨利貞無間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  
日亥時物有春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  
氣他自有個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  
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元字便是生物之仁  
到得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無  
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半夜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  
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  
及至寅又生也那個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  
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

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個段子恁地運轉但元  
只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怵惕惻隱存於人心  
自恁地恻恻地未至大段發出○元亨利貞是一  
個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濂  
溪此書只是反復說這一個道理蓋那裏雖千變  
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個做將去○元亨誠之  
通通即發用利貞誠之復復即本體也○問利貞  
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曰復只是回來  
這個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流行到這裏住着便立  
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起○濂溪與伊川  
說復字蓋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伊川  
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  
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  
同道理只一般○南軒張氏謂梁世榮曰看得此  
章如何世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旨也曰元  
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為緊要方其  
通也是這個及其復也是這個今之人其動也未  
嘗通其靜也未嘗復其只說得如此公自去推○



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  
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  
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故文公  
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臨  
川吳氏曰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  
也於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  
藏之時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  
之體用動靜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  
與造化之動靜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  
靜靜極而動動靜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  
靜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初無定時或  
動多而靜少或靜少而動多  
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集考天賦為命物受為性根  
源皆係於易此易之所以為

大也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

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

是也

朱子曰易字者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  
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  
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  
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如  
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  
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問正義云  
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  
不息之理此數句亦說得好曰天地之間別有甚  
事只是陰與陽兩個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  
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不是陽便  
是義不是剛便是柔自家要做向便是陰纔收  
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不消別  
看只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畫卦示人  
○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聖人作易窮天  
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所以說性命之  
源○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孝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繳上文○勉齋黃氏曰故曰以下三句是引易來說結上三節向後乃贊易之語又曰而今讀書須以身體之不可徒泥紙上語如此篇說誠只是實誠者聖人之本是言聖人之所以為聖以其全是實理而已下文又不說聖人只說個實理大哉乾元以下只把春夏秋冬來看春夏之時萬物都有生意蕃育長茂這是那實理流出之源秋冬間萬物成實個個物裏面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只是一個物正一個性命去如棋成辯橋成橋個個都實元亨誠之通是春夏生長意思利貞誠之復是秋冬成實意思一陰一陽之謂道陰便是秋冬陽便是春夏只這個便是道陰陽流行道便在其中不成便有個道繼之者善則是那誠之通未有誠立只喚做善成之者性則是那誠之復已有成立方喚做性大哉易也性命之源

平易便是一陰一陽命則是繼之者性則是成之者看來繼善成性只是個頭尾

誠下第二 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為五常百行之本源也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個是仁義便真個是義無不實處○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西山真氏曰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

至老自始至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

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體地盤○問誠五常之本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

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

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

也

問心本是個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  
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  
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  
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  
理已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  
庸鬼神一章切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  
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  
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上下左右此理  
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秉彝之性纔存主著  
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  
而道之而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  
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  
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  
於此亦可以見之○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  
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  
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為  
已發而指夫暫與息不與事接為未發時耶試  
嘗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  
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不動

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養、蓋有渾然全体、應物而不穷者、是謂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

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孝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眾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

矣

北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變動、徹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蹉向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



不能奪之矣。

朱子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克已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跟戰退他因牽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已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朱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

也巳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也○上章言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

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問誠無為幾善惡如何曰誠是當然合有這道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誠無為誠實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体則無為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個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濂溪言誠無為幾善惡纔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決然有個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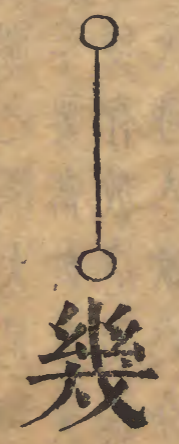
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任○問既誠而無為則恐未行其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纔有照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處理會蓋幾微之際大是切要○濂溪說得的當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又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為便是自家切已處○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極力說個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親切第一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問注云動于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



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否曰然○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後

此明周子之意

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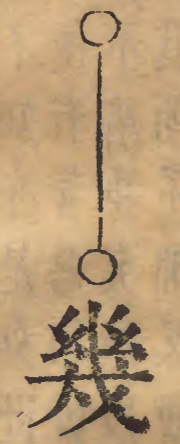


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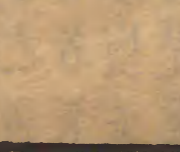


此證胡子之失

誠



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

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孝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休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或問誠無為幾善惡誠為太極幾之動為陰陽陽為善陰如何便是惡潛室陳氏曰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說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為太極纔動便善惡生焉幾者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而蚤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理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其出於善惡也此似只是說得善之一脚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個善有個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問誠無為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人之得於身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理謂有修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情性而言也○當

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生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時方是○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知他讀子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



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同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克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

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克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克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復焉執焉皆是聖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人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神別是個地位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

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克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勉齋黃氏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粲然只把体用二個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誠幾只是德肇來做在誠為仁則其在幾為愛在誠為義則其在幾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克周不可窮是用性如堯舜性之也復如湯武反之也是既失了却再復得安而行之不恁地辛苦執則是擇善而固執須恁地把捉發是源頭底克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克也周而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實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所謂惡幾者動之微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則得是五者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於心者也以實理言之無聖賢眾人之異幾

有善惡然後有聖賢衆人之分德者惟聖賢有之故於此下只言聖賢而不言衆人至於發之微克之周則又惟聖者能之故於此只言聖人之神而不及賢人也曰所說大槩得之但其間曲折更有合細講處誠性也未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也四者因情以明性性也復也發微也至性而言安也執也克周也至情而言聖賢體是德於性情之間淺深之分如此周子之言簡實精要非知道者孰能言之○問周子言愛曰仁者愛情也仁性也情用也性體也此書解所謂因用以各其體也孟子既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只此端字便見因用以明體謂之端則如本之有萌芽而已發也曰所解周子之意得之○問誠幾德朱子解以誠無爲此太極幾善惡配陰陽之象德則曰卽五行之性如此觀之理却貫通答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行此亦要看得活活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喚做不是不得喚做是亦不得在人自曉會耳○問之謂聖之謂賢之謂神三句曰聖賢神三字自是就所到之地位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人此神人也

聖第四

此篇論誠精而明神應而妙幾微而燭其幽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者言衆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卽是幾幾在誠神之間○問誠神幾在孝者則當如何曰隨處做工夫然本在誠著力在幾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幾雖已感却是方感

之初通則直到末稍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此子○問幾如何在動靜体用之間曰似有而未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情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情釋之却是自明而誠朱子曰便是看得文字龕疎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

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問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節齋蔡氏曰誠寂也靜也而其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机蓋誠為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昧也幾者神將發而為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慎動第五

此篇言君子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邪則不和而辱害君子所以慎其動也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問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曰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是自動用言曰者猶言合也。若看做道德題目却難通曰然是自人身上說。○正是理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下文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曰君子慎動。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朱子曰亦有此理。○勉齋黃氏曰主靜審幾慎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旦之氣旦晝所為相似。○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幾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

道第六

此篇言聖人之道只是仁義禮智守之貴行之利廓之可以配合乎天地否則

道自道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克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易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說性而曰剛柔善惡謂兼性習而言其理始該生亦可以為性但告子不知有中耳

朱子曰予嘗謂夫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二而四剛善柔善剛惡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為五行○所謂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個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程子云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

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問濂溪  
 論性自氣稟言却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  
 子云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荀楊便不可  
 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  
 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  
 之太剛柔底人則見事柔處多處事失之太柔須  
 先克治氣稟偏處○問惡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  
 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  
 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  
 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  
 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  
 則私欲勝便見得本源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  
 來昏濁則隔了孝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  
 性須兼氣質方備○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  
 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問天地之  
 性既善則氣稟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纔  
 賦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  
 強而理弱管攝他不得○天地間只有一個道理  
 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惡只緣氣質之稟各  
 有清濁○問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

淨器盛之則清以汚濁之器盛之則臭濁然本然  
 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卒然也難得他便清故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可至此○  
 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  
 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  
 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  
 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  
 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  
 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  
 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  
 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  
 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乏而  
 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  
 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性所命於氣善惡  
 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  
 子思之所以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  
 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  
 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  
 嘗以是質之先師矣荅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  
 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北溪陳氏曰天所

命於人。以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起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七者夾雜。便是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之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值。好時節。人生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拘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都是氣稟如此。此陽氣中存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此。書論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已百

剛善剛惡  
剛善柔善  
人生而有  
此豈不可  
以言性人  
生而善乃  
孟子立教  
之言而非  
根極之言  
也

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謂此耳。○西山真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離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能離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耳。然清者。其先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者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疆。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袞來袞去便有  
不正如陽為剛躁陰為重濁之類○問人有剛柔  
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果勝柔故一  
向剛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  
惡為猛為隘為疆梁須如此別方可問何以制之  
使歸於善曰須於中求之○自暴者便是剛惡之  
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

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

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恁  
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中庸之中是兼  
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  
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

水能澄之  
使清即污  
潦皆可使  
清周子論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

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  
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  
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  
○問註中字處引允執厥中者曰此只是無過不  
及之中書傳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  
中一處是以体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体便有無  
過不及之意○或問子思子言中和如此而周子  
之言則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  
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  
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  
中以時中而言也孝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  
而不相悖焉者可也○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  
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中說已發是  
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  
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  
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性却不執  
着一偏使  
與于腐儒  
矣

性理會通卷之二

三十三

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在人○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那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這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又不得須如氣稟之要害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問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難正慎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爾周子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矣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工夫則難雖夫子每每提撕未見其有用處也○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豈他人之所得而與於其間哉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問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朱子曰然○問解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也今先生解以善惡

性理會通

卷之二

三十三

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具兩端如此扇便有面有背凡物皆然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只說到五行任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觀此則此書所說可知矣

幸第八

此篇言人貴於聞過尤貴於有耻不然則有不幸與大不幸者存焉玩註可見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

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

不幸為尤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内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聞過而改故耻為重

思第九

此篇言思之一字所以為聖功之本以見君子貴於思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

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纔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揆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纔思便動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纔思而便通耳曰然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体睿是深通處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机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節齋蔡氏曰言孝聖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孝聖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言聖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動方能至神故思者作聖之功也言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句說幾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舉

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志學章第十

此篇言人之為學當要立志士當志於為賢賢當志於為聖聖當志

於希天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為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慎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人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

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朱子曰遷移也怒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又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問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所謂志者即是志於行道否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志本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問向曾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為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卷而懷之曰不敢如此說若如

此說則是孔顏胸次無些洒落底氣象只是李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人息飢飧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此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遂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是飽食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須是一般人只是一理會去○志伊尹之所志李顏子之所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民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為念又那裏叫你怎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今人若不埋然不以天下為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已事如世間一樣李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李便是李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問李顏子之所李一本作顏淵孰是曰顏淵底須是○勉齋黃氏曰才說為李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為已務實之論蓋人之心

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李大本李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李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

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順化第十一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順天以仁義育正萬民而與天為

也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義便是收回底仁○問春作夏長仁也秋飲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之立與曰此即此書二氣五行之說○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此篇言聖人心純乎理則賢才輔而天下可治故以純心為要用賢為急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眾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

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

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之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黃氏崖孫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盡得敬不待勉强如此只是他情愿如此便自和自和這不待勉强如此只是他情愿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若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此章說得最好○問禮之用和為貴解者多以和為樂某思以和為樂恐未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喻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其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平亦恐只是影說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曰甚詳不知何者為和曰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之所宜人情之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疎

各得其所豈非和平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以樂為先與濂溪異曰他卦將兩者分開了○記以樂為先與濂溪異曰他卦將兩者分開了○北溪陳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個序樂只是個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個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列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而兩個同行纔存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自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鬪處皆緣無個少長之序於此却見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君子當使實勝名不可使名勝於實也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



則偽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

憂

程子曰李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為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實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狗物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狗名也

愛敬第十五

此篇言君子見善則李欲兼有衆善見不善則勸不棄人於惡無不

用其愛敬也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

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

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辭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性理會通卷之二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  
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  
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荅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荅  
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  
心失理謂之過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  
則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  
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  
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

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此篇言動一於動靜一於靜則為  
物不通必動有靜靜有動斯為聖

人神妙  
萬物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集考物滯於一偏則不能  
通神妙於萬物則無不通

結上文起下意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  
 神也所謂物者在天地之中造化否曰神者即此理也問  
 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理也問  
 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  
 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  
 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個變動  
 底在其中須是知器即道道即器相互不離凡物  
 皆在此理且如這竹椅固是器到用處自有道在  
 其中○此章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  
 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  
 了那靜方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木火只是  
 火就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  
 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靜靜而無靜非不動  
 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  
 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  
 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故曰  
 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  
 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

相互不離

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黃幹云兼兩意言之方備  
 言理之動靜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  
 能動動而能靜其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  
 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  
 其用也○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  
 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此自有個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  
 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晝固是屬靜然在夜間  
 神不與之俱動夜固是屬靜然在晝間神不與之  
 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管得晝夜晝夜却管不得  
 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起然於形氣之表貫動靜  
 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  
 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所謂神者初不  
 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  
 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動靜二字相對不能相  
 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之力所能為也若不與動  
 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亦不名為動矣但眾人  
 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眾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  
 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  
 而全乎天理是以前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

又歸之於  
圖見誠之  
與圖非有  
三也

性理會通卷之二

三十四

動之幾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

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或問神朱子曰神在天地間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為陰則根陽火為陽則根陰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

物之體而言也

一云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

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一云四時即五行也反上文而言自

五而萬也

朱子曰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個物時又無形骸若道無個物時又怎生會恁地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

運如循環之無窮盡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一云混合

也自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也一闢一闢如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無窮矣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未句曰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以後為萬

性理會通卷之二

三十五

物無窮盡也。○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開胡不自一而萬。○勉齋黃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闕，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却說轉從五行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二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疑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其次第，故有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是也。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聲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朱子曰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六字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朱子曰優柔平中中字於動用上說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竟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此篇論樂本於政善則作樂以宣暢其和心故天地和而萬物順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

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問注云。制作之妙。真有其聲氣之元。不知今時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樂下第十九

此篇論樂聲之淡樂辭之善。自可移風而易俗耳。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王為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之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聖學第二十

此篇論學聖要在此心之一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個敬字教人只就敬上睡去庶幾執捉得定有個下手處○問周子云一為要一者無欲也如何口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時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比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擺勝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條萬緒此

章之言甚為切要○問聖可學乎一為要曰這是分明底一不是鶻突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著處若只塊然守一個敬字便不成個敬這個亦只是說個大槩明通在已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乃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義人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問一是一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也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又曰無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勉齋黃氏曰一為要一字有數樣如作左右看則一為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一為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一純一之語也譬如一物恁地光潔一無些物塵汗了他但看下文言無欲是一靜虛虛也是個天理無一點私欲此



須作兩路看莫非欲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  
 待說須看前面許多物苟有一念掛著底都是欲  
 如一念嗜好之類此是一路又須識得欲不待沉  
 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云纔有所向便是欲這  
 個甚微纔起念處便是欲譬如止水上一動相  
 似若到酒池肉林已狠當了無欲則自湛然一物  
 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靈知資如明鏡止水  
 恁地虛動便直做事時只有一路直出那裏有偏  
 曲路徑纔虛便明明則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  
 公自是無物我故溥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  
 極○靜虛動直動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不可就  
 視聽言動上看念慮之萌既直則視聽言動自無  
 非禮矣故動靜當以心言也虛直兩字亦當仔細體  
 認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  
 發外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  
 靜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  
 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却得之○北溪陳氏曰一者  
 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  
 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

一也一者此心渾一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  
 無極之真靜虛者用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  
 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而中道而由陽  
 之清也○集解周子通書誠者聖人之本為言誠  
 即太極也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惟聖人之獨能全此  
 而已次引易文反覆推明以著實理之發推而天  
 地之間無非實理之流行也又曰聖誠而已言聖  
 人不過全是實理此亦太極之理也又曰誠五常  
 之本百行之源此固實理在中分為五常百行非  
 誠非也邪暗塞也此言誠之一理不可汨沒非誠  
 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靜而不正流入於邪動而  
 不明既暗而塞其曰誠幾德一實理之動靜一其  
 曰聖一實理之體用也其曰慎動言動靜一其出於  
 正而不可邪妄也其曰道言聖人之道所行所守  
 一出於中正而不可偏廢也其曰師言氣稟之性  
 而明剛柔之道也其曰幸所以明人過失羞耻之  
 當勉也其曰思言人之處世不可不遠以避凶咎  
 也其曰志言孝者所志所孝皆當遠大也其曰  
 順化所以明陰陽仁義之理天地聖人之道其曰  
 治此言五行之德動靜陰陽之用以明君臣之義

性理會通卷二終  
也其曰禮樂曰務實曰愛敬曰動靜曰樂之上中  
下曰聖孝皆所以示天下後世大經大法之旨也  
孝者苟能潛心於賢之希聖聖之  
希天則士之希賢希天為不難矣

性理會通卷二終

性理會通卷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言已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

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

此篇多玄要之語竟晉人揮塵相去不遠而後儒扭定大極陰陽以為極則無惑乎觀者以為頭惱冬烘也

稱胤子朱啓明而堯知其器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性則氣稟之不齊命則萬殊而

一本也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

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  
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  
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氣還復  
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  
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  
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夫陰陽五  
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字  
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  
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是一箇印板印將去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  
箇蓋統體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  
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問註云自其本以之  
未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  
一太極如此說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  
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極爾如  
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  
謂月分也○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  
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中庸曰如天之無不覆  
蓋如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

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  
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  
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  
小德川流是說那細小底大德敦化是說那大底  
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  
何讀書這都似不理會得這箇道理又曰一實萬  
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  
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  
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強為之名  
耳曰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  
之則所謂殊實分實者不相礙也○周子此章其  
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  
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  
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  
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  
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  
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窮居自有其樂  
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心也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只如此便樂事則不樂矣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下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胷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知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微又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顏子胷中自有樂

說以道為  
樂則腐不  
說以道為  
樂則頑

性理會通卷三  
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  
底做樂。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  
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問學  
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曰不用思  
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  
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  
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  
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問尋孔顏樂處曰先  
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幼學所能求况今  
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蕩不如  
且就聖賢著實用力處求之於克已復禮致謹於  
視聽言動之間久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問  
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  
又却言以道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  
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  
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  
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  
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先王以為所樂何事  
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已之私則樂矣  
故程子云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

其樂可知有息則緩矣。○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  
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  
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顏子爾。○西山真氏曰  
集註所引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  
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  
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似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  
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又嘗有人謂顏子  
所樂者道程子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  
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  
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  
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  
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從博文約  
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  
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力之要  
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  
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為  
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箠瓢陋巷不知其為  
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  
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  
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

性理會通卷三  
通書  
五

周子已足說得分分明明向令程子尋所樂何事若程子是上机人便不受這悶棍矣周子料下這悶棍把後代人鄒德在鼓裏好笑好

性理會通卷三

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何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量物用之

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

師友上第二十四

此篇言道德可尊可貴人必隆師親友然後可得於身也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篇言道義由師友有之人無師友則乏此師友之義重

而聚樂也

性理會通卷三

通書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則垂令名人而諱過必至於滅身也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此篇論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反則歸之天可反而不用力人之尤也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



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

反之則易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此言文以載道今乃有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不濟於用者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

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

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况不載

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

也。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

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問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朱子曰：此一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實，而人弗用也。况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之不遠，則是輪轅飾而人之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焉而已，則虛車

聖蘊第二十九

此篇言聖人之蘊貴乎宏深彼世人急求聞知於人薄亦甚矣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朱子曰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

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不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易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天地鬼神之蘊

畢萃於此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

惟理會通不...  
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  
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  
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  
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  
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敝蘊袍之蘊是包得在裏  
面○問序卦以為非聖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  
為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  
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  
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問何謂易之  
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  
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  
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  
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春秋  
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  
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  
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  
如彖辭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

不可一例  
作重看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  
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  
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  
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  
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  
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  
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息  
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生理會通 卷三 通書 十二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益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思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蓋只修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修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修章意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又

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為深戒也○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去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

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豕傳文二女謂

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

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

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

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修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

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  
易於揜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  
則或徂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  
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感項而不  
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  
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  
易溺此其所以難也必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  
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  
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  
二女同居則猜嫌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  
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  
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  
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於中則亟反之而已  
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爲之僞妄去則誠存矣誠  
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  
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只有去翳  
之方更無  
存真之法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

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此篇言君子之富貴以道德  
而不在于富貴之富貴也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  
不爲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  
間愚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



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陋第三十四

此篇言聖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俱親切說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表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而其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

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

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真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

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情偽微暖其變于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是詳刑本末具矣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

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黃氏巖孫曰：按周子邵州新遷學釋菜祝辭曰：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章全同。

蒙艮第四十

此篇引三卦以明主靜之意，是亦聖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

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艮其背，非見也。靜則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為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意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

主靜之意○問良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礼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礼不接心術良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良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良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良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良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都只是箇理○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是不作為為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是這止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

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與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

按漢上朱震子發言

陳搏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仲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

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與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肩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

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翦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為鄭夫人誌乃為水齏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竒自名又云以朝廷躡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

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工者

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

當為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

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

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沾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

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勇為熹言嘗至其處

溪之原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

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

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

者如蒲礪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邪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

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礪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樓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

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

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

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

耳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

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

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

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鈺板學宮以

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集覽

長沙建安

板本按一統志長沙府名今屬湖廣道建安郡名  
 今為建寧府屬福建道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  
 三十里五岳之一也胡宏按宋鑑宏父安國為河  
 南提舉學事嘗講學于衡山後因家焉武當祁寬  
 按一統志武當縣名今省入均州屬襄陽府祁寬  
 字居之未詳出處狙公之罔眾狙列子云宋有狙  
 公養狙成群曰與若茅朝三暮四足乎眾狙皆怒  
 日朝四暮三足乎眾狙皆喜注茅栗也蒲左丞按  
 宋鑑蒲宗孟閩州新井人皇祐中進士累官遷尚  
 書左丞後以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卒宗孟趣向嚴  
 整而性甚侈汰蘇軾嘗勸其慈儉孔司封按宋鑑  
 孔延之新喻人宣聖四十七世孫幼孤貧晝則帶  
 經耕鋤夜則燃松讀書慶曆間舉進士九遷至司  
 封郎中平生惟與周敦頤曾鞏最友善黃太史按  
 宋鑑哲宗時黃廷堅為太史詳見卷首姓氏臨汀  
 楊方按一統志臨汀郡名今改為汀州府屬福建  
 道邵武縣一統志七泉之遺俗按唐鑑元結魯山  
 建道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按唐鑑元結魯山  
 人少聰悟宏達倜儻不羈天寶中進士歷官監察  
 御史節度參軍以功收著作郎安祿山叛因避亂

寓居樊山自稱漫郎肅宗立以蘇源明薦為道州  
 刺史撰大唐中興頌刻于浯溪大曆初拜御史中  
 丞按一統志七泉在道州東郭唐元結銘序有泉  
 七穴命其五曰漣漣泔泔泔泔欲飲者有所感發一  
 日漫泉自旌漫郎一出山東命曰東泉垂流特異  
 結詩云問吾嘗讌息泉上何處好獨有漣泉亭令  
 人可終老江州按一統志今改為九江府隸江西  
 道初見先生於合州按一統志合州今屬重慶府  
 又按宋鑑周子於嘉祐中僉書合州判官故蒲碣  
 來見也孔文仲新喻人延之子性狷直學問博洽  
 嘉祐間舉進士再遷台州推官熙寧初范鎮以制  
 舉薦極論新法之害為王安石所黜哲宗初再遷  
 左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同知貢舉以疾卒有文  
 集五十卷序先生洪州時事按一統志洪州今改  
 為南昌府隸江西道又按宋鑑周敦頤為分寧主  
 簿有疑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  
 老吏不如也後知南昌縣邑人咸曰是能辨分寧  
 獄者吾屬得所訴矣由是富家大姓黠吏惡少皆  
 以汚穢善  
 政為耻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一章周子之所述也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躰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五峯刻通書却去了所有篇名而於每篇首加一周子曰字有去了本篇名如理性命章者然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已意加損曰他病痛多○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與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昇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繇師傳默契道躰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

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躰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而五如誠也爲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近世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肯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我○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

通書

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真所謂吐辭為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服膺焉耳嘗徧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友傳耆之子孫求所寄姤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書散逸難合如此哉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穆脩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說婚也說見司馬溫公涑水記聞篤實長厚人也安知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是皆強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知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

**集覽**

陸說按宋鑑陸說定而二書與語孟並行矣

禦邊才熙寧中鎮撫西夏復清交趾之難仕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

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  
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  
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

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  
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恁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  
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  
吾與點也之意

以黃葉止  
兒啼莫錯  
認了

其實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  
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  
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  
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  
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  
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  
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  
叔論至此

好個疑路  
莫錯下註  
解

樟在鹿邊  
鹿在樟邊  
此是渾語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  
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  
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  
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  
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  
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  
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  
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  
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  
三節倣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  
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  
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  
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

明道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

口以不載

性理會通卷三

三十一

行之粹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補註** 天地儲精諸者積而擬之也天地陰陽之道也五行之粹粹者純一不雜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真而靜真者誠而實也靜者安而泰也五性具焉具者備而足之也人之所稟皆具五性無是五性不足為人五性云何仁者心之愛義者事之宜禮者身之容智者心之明信者言之實形既生形者人之身體也外物觸其

形而動於中外物私欲之謂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鼻之於臭耳之於聽觸者感而發之也中者心之謂也七情動中而發外也喜者樂之也怒者忿之也哀者傷之也懼者畏之也愛者嬖之也惡者恚之也欲者嗜之也情既熾而益蕩熾如火之始然也蕩如水之飄流也其性鑿鑿者攻而破之也覺者知而守之者也約束之心為一身之主宰故必正其心性為應物之權衡故必養其性明諸心知所往不流之於他岐也力行求至務造高明之域也吁為聖為賢之道孰有加於此哉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性理會通卷三終

性理會通卷三

通書

三十一

用之其心不為望為贊之豈得休味哉  
心快視卦不流之然則如也代亦未至  
姑必五其心卦為飄之對而姑必養其  
費皆味而中卦之香也降東之也心為  
然也其心不為望為贊之豈得休味哉  
素之也其心不為望為贊之豈得休味哉  
之也其心不為望為贊之豈得休味哉  
之也其心不為望為贊之豈得休味哉  
之也其心不為望為贊之豈得休味哉  
之也其心不為望為贊之豈得休味哉  
之也其心不為望為贊之豈得休味哉  
之也其心不為望為贊之豈得休味哉  
之也其心不為望為贊之豈得休味哉  
之也其心不為望為贊之豈得休味哉

性理會通卷四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兄弟一輩而人當盡事親之道以事天地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砥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事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

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  
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  
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  
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  
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  
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  
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  
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  
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  
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混然中處言  
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  
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

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  
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  
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  
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  
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  
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  
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  
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濶廣大  
之言以形容仁體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  
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  
合有分別聖賢如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  
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  
也○某所論西銘之意正為長者以橫渠之言不  
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周斥之故竊疑之以  
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  
有所未安爾今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  
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  
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不辨也○西山真氏  
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  
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

性理會通卷四  
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  
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已與人皆共以爲  
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  
能全其形然後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  
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爲  
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  
又西銘之妙指  
不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  
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  
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  
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  
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兩句上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卽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  
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體卽天地  
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卽天地  
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  
子用字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  
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  
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  
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  
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  
兄弟同胞乃是此一人中物與我相爲貫通故上說父  
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  
字只說大槩若要說盡須用起䟽注可也○問天  
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情志  
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  
見安得謂天地無心乎或問福善禍淫天地之情  
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無  
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似亦著擴充字未得但謂  
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



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  
○問西銘之義曰：他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  
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面乾稱父，至混  
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  
下面便撒開說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  
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  
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  
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  
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  
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  
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  
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  
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一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  
自是。天我自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  
一處否？曰：然。○問天地之塞，吾其體塞者，日月之  
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  
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日  
塞字意得之。○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便見得  
吾身便是天地之性，吾性便是天地之帥。○問先

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  
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有來處。○向要  
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  
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  
逼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  
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迤邐便作西銘  
等解。○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生不成，只空  
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  
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  
橫渠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  
只是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句掇一字來說，  
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掇一字來說，理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  
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  
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

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

### 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卽事親者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黃巖孫曰。程子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也。物不得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

性理會通卷四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

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爲是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旣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眾，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

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

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

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于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

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

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

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  
 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  
 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  
 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  
 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  
 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  
 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  
 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入息大  
 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  
 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  
 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  
 迹那化底却又都見得○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  
 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非聞  
 見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  
 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  
 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  
 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  
 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  
 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  
 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性理會通卷四

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

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青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青酒有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類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字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沉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

性理會通卷四

九

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為實自沉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黃巖孫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亭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皆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

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

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

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

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

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大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



性理會通卷四  
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  
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  
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  
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  
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  
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  
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熹旣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  
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  
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

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  
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  
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  
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  
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  
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  
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  
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  
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  
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

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  
 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  
 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  
 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  
 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  
 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  
 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  
 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  
 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  
 稽其所做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  
 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  
 有聖賢者出推木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時  
 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  
 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  
 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  
 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何如  
 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為  
 人借去俟更子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

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先  
 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  
 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  
 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  
 二也分殊之故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  
 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  
 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行之  
 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  
 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辱示  
 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  
 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釋累日乃  
 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  
 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  
 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  
 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  
 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  
 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  
 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  
 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

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  
 聖人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  
 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  
 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  
 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  
 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做無分無分則  
 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  
 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  
 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與難知固前  
 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  
 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  
 惑也○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來論仁是心之正  
 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  
 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  
 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  
 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  
 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  
 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  
 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  
 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

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天無頃刻  
 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惟  
 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見差  
 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  
 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  
 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  
 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  
 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  
 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  
 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  
 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  
 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  
 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  
 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  
 停息所謂仁也延平李氏曰有有血氣者有無血  
 氣者更體究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  
 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行之而見其為  
 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  
 為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  
 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

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意否曰大槩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為何又問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揉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舉所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大抵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遠矣曰推測一段甚密為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底

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

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  
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  
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北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一處為仁之體乃言  
天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又問此下云實有諸  
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  
極遠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已後日用酬  
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  
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  
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

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  
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  
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  
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  
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  
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  
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  
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  
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

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已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已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論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為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

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夠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曾見得大槩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言理一處某頗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宗子家相此即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一箇天人又問他說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乾坤○問西銘理一而分殊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問西銘理一而分殊

曰今人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而分殊據某看  
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  
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  
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  
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  
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此皆是以天地之生能  
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  
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  
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  
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一句足以包括兩  
銘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西銘  
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  
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  
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  
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  
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  
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  
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為二截上下  
推布亦甚分明○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

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  
此但這兩種看這是一直看更須橫截看若  
只恁地看怕淺了且如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  
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  
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  
宗子為大臣為家相其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  
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  
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無不如此看見伊  
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  
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管理  
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多  
這處若不細分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問西  
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是事天事親分否曰是  
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  
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  
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為理一分  
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  
頭一小截伊川意則濶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  
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即那  
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

性理大全卷之四  
西銘理一而分殊  
十一



形容那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問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良齋看得西銘錯曰然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

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結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

弘之道

觀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已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如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濶○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听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時與他看未得日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碁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碁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體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說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

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解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嫌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

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  
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  
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  
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  
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  
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  
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  
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

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  
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  
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  
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  
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  
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  
了便易看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  
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

性理會通卷四  
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  
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  
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  
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  
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  
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  
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  
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一之者斯周流而  
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

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  
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  
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  
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  
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  
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  
仁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  
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

性理會通卷四  
二四  
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

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

性理會通卷四  
三五  
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  
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惇獨鰥寡  
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  
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  
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  
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  
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  
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  
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  
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

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  
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  
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  
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  
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  
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  
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  
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  
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  
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

性理會通卷四  
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  
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  
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  
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  
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  
至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  
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  
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畧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  
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  
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

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  
然事親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  
爲善事其親者也

性理會通卷四終

性理會通卷四

二二二



問曰

寬政己未

變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  
 至公是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  
 為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  
 為善事其縣皆此  
 人畧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  
 然事縣則以爲事天之繼而善事天者以親以  
 必養以孫子之親以事天也事縣事天繼善兩事

